



唐宋

诗词审美

张毅·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唐宋诗词审美

张 毅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审美/张毅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310-04161-9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词研究
—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90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0.87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定价:4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初唐诗歌的南腔北调 /10

一、清绮辞采与壮大情思 /10

二、近体诗的声律定型 /18

三、音情顿挫的唐诗风骨 /21

四、纯美诗境的创造 /25

第二章 盛唐诗的神来、气来和情来之美 /28

一、明秀空灵的神韵之美 /28

二、气势豪爽的清刚劲健之美 /38

三、激情澎湃的慷慨悲壮之美 /46

第三章 “诗仙”与“诗圣”的绝代风华 /55

一、自命不凡而任侠求仙 /55

二、如歌的行板，绝句天成 /58

三、“穷儒”的动地歌吟与写实 /66

四、“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 /75

五、双峰并峙的艺术成就 /80

第四章 气骨顿衰的大历诗坛 /86

一、盛唐余韵与秋日惆怅 /86

二、落寞清幽的大历诗风 /90

2 唐宋诗词审美

三、渐露出中唐面目 /93

第五章 诗到中唐体变新奇 /97

一、尚实通俗的元白诗派 /97

二、尚奇好异的韩孟诗派 /109

三、贬谪文学的奇异风景 /116

四、奇诡冷艳的“长吉体” /122

第六章 晚唐诗的唯美倾向 /129

一、忧伤哀婉的朦胧美 /129

二、高华俊爽与工整圆融之美 /137

三、清幽奇峭的诗境 /142

四、婉而多讽与淡泊韵致 /146

第七章 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宋调 /151

一、注重修辞与意境 /151

二、从志雄气豪到古朴平淡 /155

三、由奇崛峭拔到精丽隽永 /159

四、清旷神逸而高风绝尘 /162

第八章 宋诗的瘦硬和老境美 /169

一、诗贵瘦硬方通神 /169

二、拙朴浑厚的老境美 /174

三、以圆转流美救生涩 /178

第九章 南宋诗坛的强音与变调 /183

一、铁马冰河入梦来 /183

二、“活法”诗与田园牧歌 /188

三、晚唐体与江湖诗风 /193

第十章 唐五代词的缠绵悱恻 /199

一、曲子词的缠绵 /199

二、当词成为“艳科” /202

三、小词的纯情之美 /208

第十一章 宋初的小令与慢词 /214

一、令词的要眇与清婉 /214

二、慢词的俚俗与铺叙 /218

第十二章 宋词的“婉约”本色及清真格调 /225

一、专主情致的婉约词 /225

二、销魂情场与柔情健笔 /229

三、集大成的清真格调 /233

四、女性词与隐逸风调 /238

第十三章 苏、辛词派的“豪放”风格 /244

一、“以诗为词”对词境的开拓 /244

二、肝肠似火，色笑如花 /249

三、慷慨悲凉的辛派词 /257

第十四章 南宋“骚雅”词的美感 /261

一、骚雅意趣与清空风格 /261

二、讲究字面的情痴绮语 /265

三、寓骚雅于冲淡的黍离之悲 /271

附录：唐宋诗词通论述评 /276

一、唐宋诗之争的由来 /277

二、唐宋诗艺术特征比较研究 /287

三、词的起源与乐律研究 /296

四、宋词的体派研究 /312

引 言

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唐宋诗词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表现了中国人丰富的文化心灵、人性内涵和审美理想，值得我们反复欣赏领会。杜甫在送呈李白的诗里说：“诗卷长留天地间”。这使我想到了宋人的《对竹思鹤》诗：“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生命如歌，年华似水，当那古典的宁静和清美从字里行间漫溢出来时，能霎时间唤起了一个民族无数美好的生活记忆。我们的感情得到慰藉，想象展开了翅膀，精神境界和人格得到了升华。与西方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主要依赖宗教不同，中国人的品格养成多出自人文教化，其中世代口耳相传的诗词吟咏功莫大焉。在唐宋诗词里蕴含着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和文化基因，不学诗，无以言！

一

吟咏性情的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代表着唐代文学的最高水平。清康熙帝玄烨命词臣编的《全唐诗》有九百卷之多，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比从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间流传的诗歌作品多出近三倍。根据唐诗在发展演变中形成的时间段落，可将这

2 唐宋诗词审美

近五万首诗歌的生成发展过程,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有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唐诗四季。

初唐诗歌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近一百年的诗歌创作情况,这是唐诗走向盛唐的准备阶段,重要诗人有上官仪、“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宫廷诗人的创作受六朝唯美文风的影响,讲究华辞丽藻和声律,出现了一批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以及供写作时采撷丽藻和典故用的大型类书。上官仪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方法,宋之问和沈佺期则使诗歌的格律定型化,有了固定的五律和七律。这对于近体诗写作技巧的提高是有帮助的,但也有单纯追求辞藻、对偶和声律的倾向。“初唐四杰”的出现给诗坛带来了新鲜活力,他们是性情中人,创作视野开阔,于抒情中求昂扬壮大的气势,找到了一条纠正绮靡文风的有效途径。陈子昂在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扫荡齐梁文风,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开拓道路,他的诗歌或讽刺时事而有寄托,或感怀身世而抒发理想,具有刚健劲直的风骨和浓烈的感情基调,透露出盛唐诗歌即将到来的讯息。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则在意境创造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当唐诗在声律对偶、感情基调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唐诗的高潮和盛世就到来了。它起于“颇通远调”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止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前后约六十年左右。时间虽然不长,却涌现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岑参、高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还有天才诗人李白、诗圣杜甫等。他们的诗歌虽然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具有蓬勃向上的风貌和健康的情调,反映了盛唐时期那种充满自信和青春活力的气象,被称之为“盛唐之音”。盛唐诗的主要特色在于风骨与声律兼备,有壮大的情思,有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又声依咏、律和声,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美。如王、孟等人的山水诗,以静

谧的心境映照自然,明秀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其诗中画景常有一种空寂的禅意,但也蕴含着热烈向往生命的情思,处处写景,又处处有情在,兴象玲珑透彻,不可句摘。岑参、高适等人的边塞诗,以雄奇豪迈的笔调写边塞风光,表现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即便写飞沙走石,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豪迈,有一种雄浑壮大的气势和力量。盛唐的感觉真好!

诗仙李白乐府歌行那如歌的行板,成为盛唐之音的绝唱。他不是一般地写边塞风物,江山美景,而是诗成笑傲王侯,蔑视世俗,驰骋天才的浪漫想象,如天际的狂飙,喷溢的火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他作诗仿佛脱口而出,痛快淋漓,自然天成。诗圣杜甫与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他仅比李白小十岁,早年的诗歌也有李白那种浪漫的情思和壮大的气势,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使他的诗歌倾向于写实,风格沉郁顿挫。他晚年诗歌创作律体成就非凡,具有厚、重、拙的品格,常能从眼前的见闻和生命感发写开去,关涉到国计民生,咫尺有万里之势而“篇终接混茫”,真可谓圣于诗者。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诗人写民生疾苦和社会动乱的作品多了起来,感情基调趋于沉重,诗歌长于叙事和写实,再也没有出现盛唐那样壮大的情思和明朗的格调了。刘长卿、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的诗歌风格,沿王、孟山水诗的路子往前走,抒写冷落与寂寞的惆怅心绪,追求冲淡超脱的悠远韵味,气骨顿衰而露出中唐面目。中唐诗歌的限断起自唐代宗大历六年(771),止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这一时期唐代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了盛唐诗人那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热情已不复存在,或者化为冷静的务实观念,或者化为超脱避世的高情雅致,或者化为冷峭怪异的幽情孤绪。士人心态变了,诗歌创作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色彩和风格,向多元化方面发展。从李绅、元稹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要倾向于批判现实,尚实、尚俗和务尽。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

的一派，则尚怪奇、重主观，在诗里运用散文化的句法和奇异的字眼，追求“以丑为美”。这种异乎寻常的怪奇美，到了李贺的“长吉体”诗里，表现为凄艳诡奇的唯美风格，以丽藻写诗人的内心体验和幻觉，用隐喻暗示的方法传达感觉印象、渲染神秘气氛。

从唐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间，一般称之为晚唐。这一时期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唐王朝已进入不可救药的暮年，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诗人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浓厚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气氛，诗的风格也日益向着华艳纤巧的方向发展。晚唐诗人中最突出的是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的近体诗创作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丽色彩和李贺诗的奇幻象征手法，形成了凄迷绵邈的朦胧风格，弥漫着浓重的怅惘和感伤氛围。杜牧的咏史诗很有名，在历史的伤悼中寄寓着对于现实衰败无望的悲哀感慨，他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可看出诗人才思的俊爽。激烈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一部分作家，如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以锋芒锐利的诗歌来批判现实，或是抒写归隐的淡泊情思，但这并不是晚唐诗的主流。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晚唐体”，指的是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人的孤峭清奇诗风。

二

唐诗以情韵气象彰显，宋诗则以意蕴内敛取胜，一则如唐三彩，一则似宋代的汝窑青瓷，读之或如饮美酒，或似啜清茶。今人编《全宋诗》煌煌十三巨册，收诗人九千余家，作品字数达四千多万，其数量和篇幅大大超过了《全唐诗》。但历代却有不少人贬低宋诗，说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据说这是宋诗的特色，宋诗能独具面目者在此，后人不满于宋诗者也在此。但宋诗格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各家各派的诗歌风格亦不尽相同。

宋初诗坛流行学白居易的“白体”、学李商隐的“西昆体”和学贾岛、姚合等人的“晚唐体”，尤以西昆体盛行一时。西昆体诗人以杨亿、钱惟演等人为代表，他们作诗讲究修辞和对偶，绮丽工稳，虽有的作品暗含讽喻之意，但多数酬唱之作缺乏李商隐义山诗那种真挚深厚的情感蕴含。宋诗创作能自具面目，要到北宋庆历时期。这时期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主气格，重雄放，求古淡，克服了西昆体重雕琢和尚偶丽的流弊，形成追求自然平淡的诗风，宋诗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到哲宗元祐时期，为宋诗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主盟诗坛的代表人物为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王安石作诗不失拗相公本色，有骨鲠傲气而又清新隽永，“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早年的古体诗多雄豪恣肆之作，晚年的近体诗学习唐音而雅丽精绝，人称“王荆公体”。苏轼清旷神逸的“东坡体”诗，可与王安石的“荆公体”诗抗行而风格不同，王安石诗立意高远而有深婉不迫之趣，苏东坡诗则无施不可，渊博朗畅。苏轼的以文为诗和以才学为诗，在七言古体中体现得最充分，做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多高风绝尘的清旷之美。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不及王安石诗之深远，也不及苏轼诗之博大，但在诗句的锤炼和推陈出新方面戛戛独造，风格瘦硬通神，充分体现出宋诗的老境美。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庭坚为宗主，下列陈师道、潘大临、韩驹、晁冲之等二十五人，树起江西诗派的大旗。

江西诗派结束了北宋诗坛，又对南宋诗歌发生影响。宋诗发展到南宋虽然派别之争一如北宋，但特出的作家能不受派别的局限而独树一帜。陆游是具战士情怀的爱国诗人，早年曾拜江西派诗人曾几为师，却能悟出功夫在诗外。他作诗豪情满怀而激昂慷慨，但也有壮志难伸的沉郁，晚年寄意山水田园，风格意境冲淡和平，却难以掩盖骨子里的悲愤。杨万里长于写活泼风趣的“活法”诗，善于表现自

然灵性和日常生活的小情趣。他以明白如话的口语入诗，时人争效之，号“诚斋体”。范成大是写四时田园诗的集大成者，用田园牧歌反映江南水乡有趣却艰辛的生活情景。他们都能自成风貌而从江西诗派中分化出来，至于反江西诗派而自成一派的，有“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对江西诗派末流的资书以为诗的习气产生反感，提倡学习重自然兴感的唐诗。不过，他们学的其实是“晚唐体”诗，仿效贾岛、姚合的“苦吟”，推敲字句而细密精巧，主清切、雕小景，以白描手法写景，诗境清幽孤峭。江湖诗风在南宋中后期风行一时，但都是小诗，不能成就大篇，没有大判断，只在小结裹里做道场，显出小家子气。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宋朝亡国之际的诗坛，结束了派别之争和门户之见，诗人作品含血泪写成，显出新的气象。如文天祥诗学杜甫，作诗充满爱国热忱，他写《正气歌》而以身殉国，留取丹心照汗青。汪元量慷慨悲歌，咏亡国时随宫女北徙的见闻，有“诗史”之誉。郑思肖《所南集》里的诗，寄情于南宋而愤寓笔端，表现遗民气节。他们用诗歌抒写仁人志士的怀抱和高风亮节，成为宋诗光辉的结束。

三

唐诗过后是宋词。尽管中唐就已经有文人从事词的写作，但自晚唐温庭筠等人大量作词后，词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一种与诗面貌不同的抒情文体流行于世。文人染指曲子词的创作后，因《花间集》而形成婉约绮丽的风格，造成“词为艳科”的格局。词作为宋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文体，堪称“一代之文学”，其数量和质量相当可观。唐圭璋编《全宋词》，搜集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作两万余首，不仅词人众多，词的体裁也有小令、中调、慢词等各种样式，至于词体风格，更呈现出不同流派争奇斗艳而百花齐放的特色。

宋词的发展可大概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根据词体、词风的演进分不同的阶段。北宋初期词坛是小令、慢词同时并存的阶段,小令的作者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他们继承南唐词风,把文人词更加美化、深化,致力于提高令词的品格,在词里寓以诗人句法,显出是宋词,而不是南唐词。北宋词至柳永出现开始大变,他醉心于为乐工歌女填词,是北宋大量创作慢词的第一人。与晏、欧的《珠玉词》和《六一词》多继承唐五代词风不同,柳永的《乐章集》把源于民间市井新声的慢词发扬光大,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为广阔,除以男欢女爱、羁旅行役为主要题材外,还有写城市风物的作品。柳永慢词写作上的特点是能铺叙开来,使词体恢张,便于驰骋才情,风格则雅俗兼备;于是士大夫杯酒交欢之际流行的令词,渐为原本悦于俗耳的慢词长调所压倒,以至凡有水井处皆歌柳词。

宋词发展到苏轼为又一大变,其《东坡乐府》用词体表现士大夫的人格和性情抱负,属于“诗人之词”,与以往的“歌者之词”大异其趣。东坡词所咏的题材极为广泛,可以叙事、咏史、抒情、说理和谈禅,正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多方面开拓了词的题材和表现领域;在写作上不尚藻饰,不严格律,随手挥洒而自然高妙。与苏轼同时和稍后的一些词人,如秦观、贺铸、晏几道等人,均以绝妙好词见称。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抒写伤心人的情殇,对景物和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最能体现宋词的婉约之美。晏几道继承晏殊、欧阳修的词风而变本加厉,长于写醉生梦死的苦恋,词风凄苦而哀感顽艳。贺铸的词情意缠绵,语言工丽,与小晏相近,但一些长调写得慷慨激昂而大气磅礴。

结束北宋词的是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周邦彦在词史上曾被推为集大成者,在词体风格和作词技巧上能集合各家之长,使词的艺术表现更臻完美。其《清真集》中多为艳情、羁旅以及咏物、怀古之作,透露出士人的怀才不遇和沦落漂泊之感。他精通音律,作词以

协律为主,长调尤尚铺叙,下字用韵讲究法度,所以他的词极适宜于演唱,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词谱使用。李清照是南渡之际的杰出女词人,其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而洗练清丽,当时即被称为“易安体”。她的前期词反映婚后生活的较多,有纯情的歌唱和离别的愁思;后期词写于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夫妻永别,词风沉郁凄苦而哀痛欲绝。

在靖康之难中汴京沦陷,这一历史剧变震荡了整个中国。靖康耻,何时雪!在民族矛盾极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相持不下的时代,南宋的爱国人士慷慨悲歌,一时间爱国词人辈出,如辛弃疾、张元幹、张孝祥等。他们的作品表现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把词从写离情别绪的浅斟低唱中解放出来,代之以豪迈雄浑的悲壮声调。其中辛弃疾最具代表性,他肝肠似火、色笑如花,是民族英雄和爱国词人,其作品大部分为充满了报国激情的爱国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他对词体的运用非常熟练,并富有创造精神,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清丽新鲜的田园词,以及婉媚缠绵的情词,表现出词风的多样化。和辛弃疾同时代或稍后的一些作家,如陈亮、刘过等人,都能用词来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发抒自己的怨愤,与辛词有相似之处,被视为辛派词人。

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奏出了宋词的最强音,但南宋的局面终究是屈辱偏安的时期较多,所以中期以后的另一派词人,走的是讲求音律格调、注重辞藻字面的创作道路,如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形成“骚雅”词派。姜夔精通音乐,他的词有十七首注明宫调和谱字,音乐性强,其词风清空古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文英的梦窗词,追求音律的协调和词句的秾丽,讲究字面华美,所表现的情感却似有难言之隐,以至于内容晦涩,如梦呓一般。在南宋亡国前后,有文天祥、刘克庄、刘辰翁等爱国词人大声疾呼,壮怀激烈;而周密、王沂孙、张炎等遗民词人发出凄凉叹息,借咏物词的隐喻抒写亡国悲痛,已是

“亡国之音哀以思”了。

唐宋诗词的美典充满了幽情壮采，有南腔，有北调，有走马关山慷慨激昂的纵情放歌，也有花间酒筵百媚千娇的浅斟低唱。如果说唐诗是尽才尽气的感性生命的真情抒发，宋诗趋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成意境的表达，那么要眇宜修的唐宋词则是可歌可泣的情绪性独白。这里面有元气淋漓之美、生意盎然之美，以及细腻的人性人情之美，可谓美不胜收。

第一章 初唐诗歌的南腔北调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山川不同而人文环境有别。西晋永嘉南渡之后,北方世家大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江南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南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当起于北方的隋、唐政权重新统一中国后,如何融合品貌各异的南、北诗风,充分汲取南腔与北调之所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审美文化,就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的解决,经历了初唐近百年的漫长时间。

一、清绮辞采与壮大情思

在南、北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上官仪和“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诗人。

唐初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关陇士人为主,入唐后多为史臣。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的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态度,但没有因此而否定诗的声辞之美,从而为唐诗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余地。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所谓“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有宜于歌咏的腔调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野的情感力量和气势；情思的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辞，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学的声辞之美，来表现能体现新朝恢弘气象的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诗人面临的难题，但也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关键。

这种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特色的清醒认识，和“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诗美理想的提出，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史臣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形成的对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册？”（《贞观政要·文史》）但唐太宗也高度评价陆机的华美文采。姚思廉既批评宫体“伤于轻艳”，又赞赏徐陵的文章“颇变旧体，缉裁巧密”。魏徵称赞江淹、沈约等人的文章“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令狐德棻等人则提出文以气为主，要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主张。（《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他们这些主张的实质，就是要合南北文学之两长。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两者之间的合而未融是十分明显的。如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所作的《经破薛举战地》诗，言“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气格刚健豪迈。可诗中的“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一联，却是模仿六朝咏物诗的写景，工巧纤